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

第一一五回 請天霸行路遇險 施賢臣住店逢賊

且說這些官員，甚覺無趣，面面相覷，只得散出公館，各自回衙，耽驚駭怕不表。施公回至後面書房，叫人看座。今天保、小西、殿臣、起鳳等，一同落座，有話商議。四人告坐。賢臣帶笑望天保說道：「義士，如糧船來到，時至放賑，倘於六、於七真來擾亂皇糧，若有疏失，如何是好？」天保見施公有難色，隨說道：「此事大人不必為難，小人保舉一人，可保無事。」施公聞言，忙問何人。賀天保說道：「要降服於六、於七者，必得復請黃天霸出世。若論黃天霸本事，乃是祖傳武藝，比我等強盛百倍，真乃是心直氣爽。」施公說：「煩賀壯士同往如何？」天保說：「大人若不棄小人，情願效勞。」施公吩咐殿臣，去外面訪問糧船何日得到。王殿臣領命前去。大人又吩咐施安、郭起鳳、關太：「你等在公館內，勿得泄漏。有人若問，就說施某身體不爽，等候全愈，才出公館。」

施公安排已畢，一同天保更換衣服，扮作行客相似。被套盤費，應用物件，俱都裝好。到了天交五鼓，吩咐備馬四匹，命八人跟隨，一同混出城去。只說有公事出城，各要小心。吩咐已畢，王殿臣前來稟道，說：「小人探訪糧船，□日之外可到。」大人擺手，殿臣連忙站起。施公催促起男，王殿臣同親隨人等共八人跟著施公、賀天保出門。大眾上馬而去。施公與天保二馬，匆匆行有二□餘里，堪堪紅日東升，氣清涼爽。施公只是兩眼望著遍野荒樹，不住的長歎，說道：「年歲饑荒，黎民塗炭。可恨賑濟被那賊官污吏，俱是盡力私賣折扣，不顧民命，此皆酷吏虐民者也。縱不想陰間，下民微賤，雖易虐命，對上蒼造下罪孽，壽命不保，銀錢何用？此乃迂之甚者也！」

這是施公對景傷情，見到荒村寥落，民多面黃肌瘦，有感於官民之際，不覺發聲長歎，原無意與賀天保言。天保聞言說道：「想我等小輩，屑身於綠林，亦非本性，究竟是出不得已而為之。」施公聞言，自覺失言，安慰說：「你們是原無罪之民，干係者小。再者，你們諸人皆有向善之心，改過之念，轉正破邪，即所謂安分者也，其功亦非淺鮮。且人孰無過，改之為貴。除惡安良，致君澤民之道，亦在其中矣！必當盡其力而為之，自有福蔭子孫後世。今日若請得天霸來了時，那時是你奇功一件。施某得一臂膀，康熙老佛爺得一忠臣。保住皇糧，即萬民得了全賑。」此時天已昏黑，不見村莊。只得往前行走。

約有數里之遙，偏北有一座漫窪，名叫張家窪——原是張豹、張虎兄弟二人。張虎少亡，只剩張豹一人；娶妻刁氏——自娘家跟他父兄，學了一身好武藝。論她拳腳，刀槍棍棒，也夠八九。只是不守婦道，要講穿吃玩耍。張豹本是務農，家中衣食豐足。自娶刁氏，日日教習槍棒，田園荒蕪。張豹武藝學成，家業凋零。刁氏叫他開座劫客小店，有人投宿，夜間殺死，得些衣服行李，變賣度日。當時賀天保同施大人趕路，時至更深，正自心中焦灼，遠遠望見燈光，偏北不算甚遠。天保與大人忙說道：「前面必是村莊，暫且借宿一宵，明日再走。大人在馬上，騎得身體癱軟，四肢無力，連說：「甚好。」主僕竟向燈光而來。及至近前一看，不是村莊，只有一家草房數間，開了一個大門，兩邊白灰的牆，大書張家老店。賀天保下鑿離鞍，下了坐騎，前來攙扶大人下馬，轉身上前叫門，說是行路人前來投宿。可惜施公忠正，天保義氣，此一叫門。禍災不小。此處好比當年的□字坡一般。正是：遠方涉水，深淺不辨；異鄉投宿，禍福不知。」

且說店主張豹和刁氏，正在燈下飲酒，聽得有人叫門，便驚喜從天降。張豹說：「來了！來了！我去開門，先瞧瞧肥瘦。」起身就走。刁氏怒道：「回來！你知道怎麼瞧法？還有個住不住呢！你等我去看，自有主意。」張豹不敢多言，躲在旁邊說：「你就去看，你可別出大門。」刁氏說：「出門怎樣？」張豹說：「你出門，怕你瞧著順眼的，可就不好。」刁氏說：「你不准我瞧，我偏偏要去瞧瞧。」

說罷點上燈籠，走到院中問道：「外面叫門的，可是住店的麼？」賀天保聽得婦女聲音，心中有些不安，只得問道：「你家可有男子麼？」刁氏說：「沒有，只我一人。」天保望施公說道：「沒有男子，卻不可住。」施公聞言，倒覺為難，也不答言。刁氏恐怕散了買賣，又連忙回道：「有的味！你快出來。」

張豹連忙跑出去，招呼眾客人。施公往前行，天保後面拉馬進院。刁氏手執燈籠，說道：「客官爺不要見怪，我們是兩口子開店。他說『我伺候人不行。』我說：『有客來，我獨自伺候。』他說『這個不便，家有男子，客人豈不要問？』正說之間，貴客叫到，我叫他藏在一邊，不許他出來。故此才說家中沒有男子。偏遇客人，是正大光明的君子，就說不住。我想著晝夜更深，道路難得，因此連忙叫他出來，好留貴客。」天保說：「既有男子，可都方便，不必多說。」

張豹早將馬拴在挨牆的槽頭之上，引客到了西廂房內，說：「就是這屋。」施公上炕裡坐。天保坐在下面。刁氏趕緊端來一小盆淨面水，說道：「客官洗臉罷。」大人在燈光之下，看那婦人，甚是兇惡，滿面大麻子，宮粉塗了有錢厚，掃帚眉，母猪眼，把掌似的大耳朵，蒜頭鼻子紫又紅，兩膀寬厚，身體肥胖；綠布中衣，藍布褂。施公說：「你家有男子，叫他來伺候，方是理。」刁氏說：「客官不知，這是個偏僻小路，也沒有多少行客，也僱不起伙計。我夫妻二人，開此小店。」天保說：「一家居此開店，豈不孤單？若遇歹人住店，便怎麼？」張豹說：「是祖居在此，父母、哥嫂去世，剩我夫妻二人，故土難離。皆因年景不好，開店度日艱難，就有歹人，看我家窮，也不生心。」天保又問道：「這裡一灶二鍋，這是何故？」張豹一驚，怕是問出破綻，有些不便，說道：「一個鍋台，安兩口鍋，不過省錢之法。這裡作菜作飯，那裡添水燒茶洗臉，就全有了，不過為省些柴草。」天保聞言，心中想道：別忙，少時必要搜出你的弊病來。一面念叨著，想雞肉必得，伸手把鍋蓋掀起一看，果熟。便叫：「張大哥，拿些鹽來。」張豹把火止滅，取了一碟子鹽，放在炕桌上。天保親自動手，把雞撈出，放在盤內，回手取出尖刀，將雞折開。他二人連吃帶喝。施公用了不多，剩下的天保都將它吃盡，才叫張豹將傢伙收拾下去。天保道：「我們不用什麼東西。實告訴店東，我走乏了，也要早些歇息。」

張豹自去。天保說：「老爺請睡罷，我丟了東西，找著便睡。」

施公不解真意，放倒身體自睡去。賀天保見大人睡下，又伸手把那個鍋也捧下來，放在地下，掌燈細看，又驚又喜，乃是砌就的夾壁牆，隔開火道，那裡任憑燒火多少，旁邊總無煙氣，也不熱。往裡看，卻是黑暗的大窟窿。天保想道，此賊合該倒運。從此處上來一個，就殺一個。把鍋擱上，將身倒在鍋台上，手內拿著兵刃，竟拿賊不表。再說張豹回到自己住房，叫聲：「賢妻，今天來的這宗買賣雖好，只怕有些棘手。那殘疾瘦羊，手到成功；那個肥的，只怕有些費事。」刁氏聞聽說：「你也知道買賣了。起初我要不給你出這主意，作個營生，只怕你早就討了飯了。你看行李馬匹，都送到家來，你說倒是好哇不好？」張豹說：「好是好，就是這個肥的，生成的雄壯，且又精細，咱們也得留神，別弄得發不成財，惹出大禍來。」

且說張豹來到西房門口，但見裡面有燈，知道未睡，即來叫門。

天保早知其意，將門開放說：「你這才出去，為何又來？」張豹說：「方才忘了水瓢，故此又來驚動。」說著把屋裡看了個一遍，方才出去。天保復又把門關緊，來至大人面前，附耳低言，告訴施公，須得留神，你不可頭向鍋台，往裡挪挪才好。隨著用手將大人往裡推了一推。施公雖不知他心意，料想也必有事。

賀天保脫去長大的衣服，頭向鍋台，倒在那裡，手執吹毛利刀，也是鼾聲不止。要知如何拿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